

# 中國犀牛淺探

張之傑  
(本會會友)

## 前言

中國曾經有過犀牛。筆者在《科學月刊》1997年4月號寫過一篇通俗文章〈犀牛道情——中國犀牛雜談〉（下稱犀文），對中國犀牛作過一番查考，當時附帶發現，兩漢時國人已犀、兕不分。

去年12月間，拜讀楊蘇之先生鴻文〈中國人對「兕」觀念的轉變〉，蘇之兄指出，兕的觀念戰國開始轉變，兩漢開始「犀化」，全篇論證清楚，具有論文的嚴謹，又不失文采，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生物史佳作。

讀罷楊先生鴻文，有一種「英雄所見略同」的快感，當即複印犀文交蘇之兄指正，又著手將犀文改寫。犀文是七年前寫的，七年來多少會增加些資料。其次，寫作犀文時我還沒接觸電腦，這次改寫，當然會借助互連網這個利器。

犀文是一篇通俗文章，要不要改寫成論文格式？幾經考慮，還是維持通俗筆法，理由有三：其一，寫文章又不是為了升等或申請補助，何必自陷八股牢籠？通俗文章揮灑自如，寫來較為愉快；其二，古書上犀牛文獻甚多，還沒下功夫查找，尚未達到撰寫論文的條件；其三，本期我已經有一篇論文，沒必要再來一篇。以如是因緣，犀文增添資料而成本文，附驥刊出，就正於海內外碩學方家。

## 現生的犀牛

犀牛現生者有五種，其中亞洲犀三種：印度犀（*Rhinoceros unicornis*）、爪哇犀（*R. sondaicus*）和蘇門答臘犀（*Didermocerus sumatrensis*）；非洲犀兩種：黑犀（*Diceros bicornis*）和白犀（*D. simus*）。兩種非洲犀都是雙角犀；三種亞洲犀中，印度犀、爪哇犀為獨角犀，蘇門答臘犀為雙角犀。雙角犀的角，一位於鼻端，一位於額部；獨角犀的角位於鼻端。茲簡述三種亞洲犀的形態、分布如下：

印度犀肩高約1.7公尺，重約1.8公噸；獨角，位於鼻端；皮膚上有褶皺，狀如甲冑；現分布尼泊爾南部及印度東南部。爪哇犀與印度犀相似，但體型較小；現今只有爪哇和越南的保護區殘存數十隻。蘇門答臘犀體型最小，肩高約1.4公尺，重不足1公噸；有兩角；身上有黑毛；現分布蘇門答臘、婆羅洲、馬來半島。

## 青銅器犀牛資料

筆者寫作犀文之前，早就在《中國美術全集》等畫冊看過兩件犀尊，皆取象蘇門答臘犀。第一件「小臣觶犀尊」（圖一），清道光（一說咸豐）年間山東梁山出土，商晚期作品，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。這件青銅器極為有名，幾乎在任何一本介紹中國青銅器的專書或畫冊都有登載。日本講談社出版的《中國美術》巨型畫冊，其第四冊銅器卷，更將這件犀尊列為卷首，在圖版說明中說它是「中國雕塑史上的開篇之作」。殷商的獸形器大多變形，這件「小臣觶犀尊」造型古樸、生動，不可多得。



圖一：小臣餘犀尊，殷商後期。

第二件「錯金銀雲紋犀尊」（圖二），1963年於陝西興平縣出土，戰國中晚期作品，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。這也是一件具象作品，造型較「小臣餘犀尊」更為精準，說明了到了戰國中晚期，蘇門答臘犀仍未在華北絕跡。



圖二：錯金銀雲紋犀尊，戰國中晚期。

犀文是專欄「畫說科學史」中的一篇，既然稱為「畫說」，當然少不了「畫」。1997年元月間，我不經意地在一本青銅器專書上看到一件禮器的摹繪圖，上面有一對犀牛。我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用放大鏡細看。不錯，果然是對犀牛的圖像。有了這張不起眼的小畫，犀文才能草成。

這件精美的禮器「嵌紅銅狩獵紋豆」（圖三，於下一頁），1923年在山西渾源縣戰國早期墓葬中出土，現藏上海博物館。所嵌狩獵紋表現獵人持矛狩獵情景，獵物中有一對犀牛，其中一隻體內還有一隻小犀牛，畫家的用意可能是要表現一雄一雌。從這對犀牛的角形來看，顯然屬於蘇門答臘犀。

一九九八年，筆者到北京洽公，拜會文物出版社，順便買回該社出版的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，這部畫冊共15冊，當時只買到11冊，我在第三冊及第八冊中又查到兩件青銅器犀形雕塑。

「四祀邲其卣」，傳安陽殷墟出土，商晚期作品，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。卣的頸部有兩耳（連接提梁），呈犀牛頭狀，有兩角，顯然取象蘇門答臘犀。



圖三：嵌紅銅狩獵紋豆，戰國早期，右為摹繪圖局部放大。

「錯金雲紋牛形帶鉤」戰國作品，現藏美國賽克勒博物館，器身為蘇門答臘犀，長形帶鉤含在犀牛口中。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第八冊的圖版說明：「器身作牛犧形狀」，作者顯然弄錯了。

### 玉犀和石犀

上網查找犀牛文物資料時，在「中國文物學會文博學院」網站（文博網）查到五件玉犀，其中戰國作品四件，一件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，一件藏洛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，一件收藏單位不詳，一件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；西漢作品一件，廣州南越王墓出土，藏南越王博物館。上述五器都是扁平飾物，造型已變形，但對熟悉動物的人來說，仍不難看出其犀牛原形，而且都是蘇門答臘犀。文博網說：「玉犀生產製作始見於戰國，最晚似延至西漢初年，此前與此後從目前情況看似無玉犀製作。」

關於石犀，在網上查到兩件（史書記述者不計），附有圖片的只有獻陵（唐高祖陵）石犀，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。獻陵石犀身上刻有甲冑狀褶襞和圈紋，獨角已經折損，僅餘痕跡，從造型來看，顯然是隻印度犀。石座上有隸書銘文「高祖懷遠之德」六字。按《唐書·南蠻傳》：「林邑國……貞觀初遣使獻生犀。」高祖死於貞觀九年，銘文可能就是指得林邑（越南）獻生犀的事。

「閩中信息網」載，閩中古城西門外有一尊石犀，為川北道黎學錦修治江岸防洪工程後所造。「犀牛望月」成為閩中古城一景。「川北道」始置於元，這尊石犀當為元代以後之物。因為缺少圖片，其取象待查。

從上述文物資料來看，除了以林邑進貢的印度犀為「模特」的獻陵石犀，其餘皆取象蘇門答臘犀。可見先秦至西漢，中國（特別是華北）的犀牛以蘇門答臘犀最為常見。古時華北較為溫暖，又有若干「大澤」，先秦文物出現犀、象、獬等動物造型，反映了當時的生活情態，若非親眼目睹，怎會那麼寫實？

### 甲骨文字典無犀字

然而，遠在殷商時代，華北的犀牛可能已十分稀少。筆者曾遍查《甲骨文字典》（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8），並沒查到「犀」這個字。犀牛形態特殊，

如果寫成象形字，應該不易發生混淆才對。《甲骨文字典》之所以沒有「犀」字，顯然不是辨識上的問題，而是殷人——起碼是安陽一帶的殷人——在田獵中已很少接觸到犀牛。

古生物學研究可以證實上述推論。1936年，德日進、楊鍾健合撰一篇經典性論文——〈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〉，在殷墟哺乳類遺存中共發現24種哺乳動物，未曾發現犀牛。1949年，楊鍾健、劉東生又合寫了一篇〈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〉，發現兩枚犀牛指骨及一枚掌骨，因標本有限，無法鑑別其種別。據楊、劉推測，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中的犀牛，總數在十隻以下，數量之稀少可見一斑。

### 逐漸以訛傳訛

因為數量稀少，難免以訛傳訛。陝西興平出土的「錯金銀雲紋犀尊」製作得維妙維肖，同樣是戰國中晚期，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「犀足筒形器」和「犀牛器座」卻明顯失真。「犀足筒形器」的「犀牛」，獨角長在額頂，而不在鼻端。「犀牛器座」的「犀」有三隻角，錯得更是離譜。

雖然有這些錯誤，兩漢時有識之士大致上還能認識犀牛。約先秦成書、西漢編定的《爾雅》，對「犀」的解釋是：「犀似豕。」蘇門答臘犀有一身黑毛，腳又短，和豬的確有些相像。日本世界文化社出版的《生物大圖鑑》，有一幅截掉雙角的蘇門答臘犀的照片，看起來更是像豬。

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，解「犀」：「南徼牛，一角在鼻，一角在頂，似豕。」除了形態上解釋正確，更說明東漢時蘇門答臘犀已退到「南徼」，華北大地可能已無此物存在。

根據何炳棣先生名著《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》，先秦時山林川澤所受的破壞並不嚴重，真正大規模破壞是漢代（尤其是東漢）以後的事。隨著環境的劇烈變遷，東漢時一般人可能已不認識犀牛；東漢以後，恐怕連有識之士也不認識了。

東晉的郭璞，為《爾雅》「犀似豕」作注：「形似水牛。豬頭。大腹。卑腳，腳有三蹄。黑色。三角，一在頂上，一在額上，一在鼻上；鼻上者，即食角也，小而不橢。好食棘。亦有一角者。」從「形似水牛」到「色黑」，注釋完全正確，但接下去將「角」弄錯了。「亦有一角者。」說明當時也有獨角犀。

郭璞為《爾雅》「兕似牛」作注：「一角。青色。重千斤。」可見郭璞已將獨角犀和兕（野牛）混為一談。弄到後來，竟然成為一筆糊塗帳，使得「兕」字失去本義，成為一種傳說動物。楊蘇之鴻文〈中國人對『兕』觀念的轉變〉對此敘述甚詳，此處不贅。

### 南方的犀牛

筆者曾遍查各種漢畫畫冊，未曾找到犀牛，但有大量獨角獸，這是犀、兕混淆的產物。犀牛不見於漢畫，卻衍變為一種傳說動物，表示在兩漢時，中原地區已無犀牛久矣！

中原地區已沒有犀牛，但南方的犀牛卻長期存在，這從歷代土貢可以看出端倪。根據《古今圖書集成》食貨典·貢獻部，唐、宋、明三朝土貢犀牛角

地方如下表。我國歷代版圖大小不一，土貢寬嚴歷代也不一致，但從下表仍可看出產地的收縮情形。

朝代	犀角土貢地
唐代	澧州（今湖南澧縣），錦州（今湖南麻陽），獎州（今湖南芷江），邵州（今湖南邵陽），施州（今湖北恩施），黔州（今四川彭水），敘州（今四川宜賓），朗州（今貴州遵義），夷州（今貴州石阡）、鄯州（今青海樂都），溪州（今廣西環江，民國思恩），嶺南道（今廣東、廣西、海南，治在今廣州）
宋代	衡州（今湖南衡陽），寶慶府（今湖南邵陽）
明代	播州（今貴州遵義），梧州（今廣西梧州）

至於土貢的犀角出於哪種犀牛？這個問題無法直接回答。根據國際「稀有、受威脅、瀕危哺乳動物信息」組織網站（Animal Info），直到 19 世紀，爪哇犀數量仍相當多，其分布西至自孟加拉，東至中國西南、越南，南至泰國、寮國、高棉、馬來西亞、蘇門答臘和爪哇。根據同一網站，印度犀的分布說法不一，一說曾分布至高棉、寮國、泰國和越南，一說從未越過印緬邊界。這樣看來，土貢的犀牛應該是爪哇犀了？

然而，中共「國家環境保護局」的網站刊出一篇摘自 *China's Biosphere Reserves* 的文章〈生物多樣性保護警示錄〉：「一些動物滅絕和瀕危處境更令人擔憂，僅中國在 20 世紀就有 7 種大型獸類相繼滅絕：普氏野馬於 1947 年野生滅絕，高鼻羚羊於 1920 年滅絕，新疆虎 1916 年滅絕，中國大獨角犀 1920 年滅絕，中國小獨角犀 1922 年滅絕，中國蘇門犀 1916 年滅絕，中國白臀葉猴 1882 年滅絕。」大獨角犀即印度犀，小獨角犀即爪哇犀，蘇門犀即蘇門答臘犀。原來中國的三種犀牛還是近幾十年才滅絕的呢！這樣看來，土貢的犀角應該包含三種犀牛，至於比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

還有好幾個網站提到三種中國犀牛的滅絕，時間都和「國家環境保護局」網站相同，可見輾轉傳抄自同一篇報告，可惜一時查不到原始出處。春節期間，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羅桂環先生來信告訴我：「據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編的《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要覽》（測繪出版社，1987,114 頁）犀牛在中國境內的存在是 1922 年，雲南西雙版納為最後一個記錄點。」

## 結論與討論

從文物資料來看，先秦時華北曾經有過蘇門答臘犀。到了兩漢，中原地區的犀牛可能已經很少，甚至絕跡。

當北方已經不再有犀牛的時候，南方的犀牛仍然很多。自唐朝至明朝（當然也包括清朝，文獻待查），犀角都列為南方若干地區的土貢項目。唐代土貢犀角的地區包括湘、鄂、川、黔、桂、粵等省，甚至青海東部；到了明代，已退縮至黔、桂。雲南開發較晚，可能是中國犀牛的最後避風港。根據中共「國家環境保護局」的網站，中國三種亞洲犀俱備，殘存到 1920 年代才全部滅絕。

我國南方雖然長期產有犀牛，外國也貢過馴犀，但秦漢以降，有關犀牛的文物——不論是繪畫還是雕塑（獻陵石犀不計），幾乎成為絕響。駁博如李時珍，《本草綱目》的犀牛竟畫走了樣，陳夢雷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畫得更莫名其妙（圖四）。古人之所以弄不清犀牛的正確形象，可能因為犀牛深處荒

陬，除了邊地百姓和少數獵人，讀書人只能看到犀角，少有機會看到犀牛。此外，古書上的錯誤記載，也誤導了讀書人的思路。



圖四：陳夢雷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犀圖。

本文未竟之處至少有三點：其一，查考古生物學文獻，了解史前時期犀牛的分布及種別；其二，查閱西南各省方志，探究明、清及民初的犀牛分布情形；其三，查考古書，爬梳有關犀牛的資料。當這三點都做到了，一篇擲地有聲的論文才能成形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青銅器上卷、下卷，台北，錦繡出版公司，1989年。
- 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第3冊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第8冊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食貨典·貢獻部（景印版第67冊），台北，鼎文書局，1977年。
- 何柄棣《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》，香港中文大學，1969年。
- <http://www.wenbo.net.cn/wbkt27.htm>（文博網）
- <http://www.animalinfo.org/species/artiperi/rhinsond.htm>（Animal Info）
- <http://www.zhb.gov.cn/651615683481698304/20030123/1036730.shtml>（國家環境保護局）